

# 女人也闯金三角

黄豆米 / 著

中国第一个

女作家探访金三角手记

大陆第一本

以珍贵图片揭示金三角的奇书

中国工人出版社

NURENYECHUANGJINSANJILO

当你踏上她  
这块流淌着白金和浅满血污的土地  
你就被恶魔缠绕  
但……  
神秘和美丽诱惑着你  
只因为你是……柔弱的女人

也间金二角

黄豆米 / 著



国防大学 2 077 8525 3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人也闯金三角/黄豆米著. -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2.1

ISBN 7-5008-2658-3

I. 女… II. 黄…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0641 号

---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010)62350006(总编室)  
62005038(传真)

发行热线: (010)62005049 62005042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宏文印刷厂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 290 千

印 张: 12.25

印 数: 001~10000 册

定 价: 24.8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序 言

“金三角”指缅甸、泰国、老挝交界的一片地区。

这里种植罂粟，盛产鸦片、海洛因，是世界驰名的毒品王国。据估计，近年来金三角的鸦片年产量达2500—3000吨之多，占世界鸦片总产量的70%。在这片土地上盘踞着各种武装，滋生了大大小小的毒枭。他们各霸一方，互争雄长，以毒养军，垄断着毒品的种植、加工、运销，向全世界倾销其产品，为非作歹，贻害全球。

外来人很难进入这片土地，很难了解制毒贩毒的过程，很难知晓其组织、社会控制、法规章程、生活特性以及这里人们的所思所念，这是个与世隔绝的独特社会，像一位蒙上面纱的魔女，让人感到神秘、奇诞、恐惧和污浊，却不能窥见她的真实面容。

黄豆米是位女作家，偶然的机缘使她闯进了金三角，不但一闯，而是一而再，再而三，连续三年内竟然五次闯进了这个令人闻而生畏，不寒而栗的罪恶世界。她是第一位闯进金三角的女作家，将她所见所闻记录下来，陪她一起闯入的有她的丈夫何金武先生，悄悄地拍摄下50卷照片。他们伉俪的作品揭示了金三角的社会秘密，向人们展现了这片神秘土地上的群体组织以及各色人等的日常生活和喜怒哀乐。



黄豆米的观察细致、文笔优美、描写逼真。她把亲身经历的许多离奇惊险场面铺叙开来，形成了相当连贯，可读性很强的传奇故事。她访问了烟农家庭，记录这些烟农的活动和遭遇。她依靠关系，堂而皇之走进毒枭们的豪宅，会见过“著名人物”彭家声、岩伦、鲍友祥，和他们谈论打交道，看他们饮酒，赌博，了解他们的家庭生活，个人心态，就像我们在影视中看到单身探虎穴的场面，读到紧张之处几乎屏息噤声，为作者的安危而忧心忡忡，她看到过集市上公开的鸦片交易，掂斤论两的讨价还价，还看到惨无人道的土牢内关押着被折磨得半死的犯人。

金三角以种植毒品闻名，但它却是个山明水秀的好地方，在作者笔下绵亘的山峦起伏伸展，宽阔的河流缓慢流淌，茂密的森林覆盖着大地，各种各样树木花草争奇斗妍，其中有上千种珍稀植物，它是植物学家和旅游者的乐园，其研究、观赏、游览价值不亚于世界上的任何地方。这里是民族杂居地区，有掸邦人、佤佻人、苗人、汉人，全都崇信与人为善的小乘佛教，却在干着杀人不见血的制毒贩毒勾当。这里的土地很肥沃，日照充足，雨水丰沛，本来可以生长谷米蔬果，现在却漫山遍野盛开着鲜艳斑斓的罂粟花。

黄豆米女士不仅看到了黑暗和罪恶，她还探索了滋生黑暗、罪恶的根源——贫穷。经济落后是产生罪恶的温床。金三角的山地居民别无依靠，只有种植罂粟才能



维持生计，长期从事毒品种植。这里的经济单一化，只有种植一种作物，别无选择。有人问烟农“为什么非要种罂粟？”烟农回答“不种不行，要饱肚子。祖辈只会种大烟。”历史留下的沉重包袱使当地的居民沉沦在罪恶的深渊里，不能自拔。再加上几十支不相统摄的独立武装，依靠毒品扩充势力，购买枪械，获取暴利，更不容这里的单一经济结构有所更张。

不久之前传来了好消息：金三角缅甸所属勐拉第四特区在清除了毒枭武装之后，禁毒工作雷厉风行。这里邻近中国云南的勐海县。勐海的中国人跨境帮助特区的缅甸人搞绿色禁毒工程。昔日的五万余亩罂粟地全种上了稻谷、茶叶、甘蔗。

本书作者怀着喜悦的心情走过掸族人的色曼山寨。这座 600 人的寨子世代种植罂粟，用烟膏换取粮食和盐，现在寨子里都改种稻谷，近年获得大丰收。不仅粮食可以自给，还有少量输出。他们的生计彻底与毒品断绝关系。

金三角的前景极有希望，在世界各国联手打击毒枭的潮流下，毒品王国必将覆灭，气焰嚣张的毒枭们必将遭到制裁。而金三角的居民们也将得到解脱，开始他们的新生活。

戴 逸

中国著名史学家

中国史学会原会长

北京市文史研究馆现任馆长



## 卷首

### (一)

我终于上岸，站在了雕有英、泰文“金三角”的石牌楼下。时间：公元1998年3月24日。对金三角这一时间季节的特殊反应是，旱季，鸦片罂粟开割的时节。

石牌楼“金三角”文字后面是三块颜色不同、标着“THAILND”、“LAOS”、“MYANMAR”交界的三国地图。牌楼位于泰国，举目眺望湄公河宁静淼淼的水面，炎热憋闷的天空下，向南展去的老挝对岸和向西北转开的缅甸河岸，只见树影朦胧，宛如两条青灰色带子，一个朝上游，一个朝下游，逝于水平线里。不见罂粟，不闻稻香，石牌楼三层石雕上的大象、孔雀和麒麟隆重地簇拥着金色的“金三角”，赤阳淡得只留下薄如无影的影子，四周迟滞得打瞌睡一般静。这就是臭名昭著的金三角？金三角“毒品王国”于世人来说，神秘恐怖，我乍到这里也半信半疑是否身置“毒品王国”中心地带？

“金三角”石牌楼附近一个卖旅游品的小亭子店里，有几枝罂粟干果，插在土罐里。我拿出一枝在手中把弄，不禁联想到一个神：

“马非斯”（Morphine）

古希腊神话里，死神有一个儿子，他是睡神，手持罂粟的男孩，名叫马非斯。现在中国叫毒品“吗啡”，英



文原名即“Morphine”。

在死亡与安睡之间插着罂粟，最直接的解释就是罂粟的镇痛医药价值，因为“时至今日，世界卫生组织(WHO)仍把吗啡视为缓解后期癌症剧痛的惟一推广药品，因为吗啡的镇痛作用在自然存在的化合物中是独一无二的”①。

要是换个角度想，死与睡梦之间由“罂粟”引导，会得出怎样的结论？对人类发生过最广泛、最重要影响的毒品是罂粟及其提炼物吗啡和海洛因。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毒品交易额高达“八千亿至一万亿美元，相当于世界经济贸易总额的百分之九”②，仅次于军火交易而位于第二，全球吸毒人数升到二至三亿。人类无节制享用大自然所赐并且用尽用绝之时，穷极必反了，大自然也就送给人类一个恶果——让人在它那里“飘飘欲仙”而堕落，最后毁灭。

## (二)

鸦片罂粟(Papaver Sonmiferum)是一种艳丽的草本植物(罂粟有五十属七百余种，只有鸦片罂粟能产鸦片，人们简称它为罂粟)，秋种春收，花朵有红、黄、白、粉红、紫色，五彩斑斓。青果未熟时，用小刀在果皮上纵划几道口，白色汁液顺刀口慢慢流出，这种胶状乳浆二三天后变干变黑，成生鸦片。生鸦片经过烧煮、发酵、去渣，制成油腻的褐色熟鸦片。

鸦片含有百分之七至百分之十四的吗啡。吗啡从鸦



片中提炼出来，为浅黄色、棕色、白色或无色的结晶粉末。海洛因是用化学方法对吗啡进行处理后得到的白色或无色粉末，因其纯度不同分为1~4号。1号海洛因为粗制吗啡的棕色结晶，金三角地区俗称“黄砒”。4号海洛因是经过多次净化精制后得到纯度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海洛因盐酸盐，呈白色，粉末极细，俗称“白粉”，可制成块状。金三角地区坤沙集团生产的4号海洛因“三星环球牌”和“双狮地球牌”曾经闻名于世界毒品界。

### (三)

金三角是全球罂粟主产区，鸦片、海洛因王国。但罂粟的原生地不在这里，罂粟的祖籍须一直往西寻，印度，阿富汗，两河流域，阿拉伯半岛，再往西，埃及、小亚细亚和地中海东部山区就是故乡了。古埃及把作为最重要农作物之一的罂粟称为“神花”<sup>③</sup>。“神花”的东渐进程就是一部殖民史。

公元8世纪初，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建立了横跨欧亚非的阿拉伯帝国，罂粟随着征服者作为增强军队战斗力、“鼓舞勇气”的军需物品，在恒河流域广泛种植。如果说是气势汹涌的阿拉伯帝国携“神花”东侵仅为自身消耗的军需品，这第一大浪潮退去，第二次涌来的潮水已今非昔比，这是19世纪初开始，葡萄牙、英、法殖民者对东南亚殖民地的掠夺性贸易：把印度鸦片输入泰国、越南、缅甸等殖民地，强行推销，实行鸦片专卖，并且发展当地罂粟种植。每一殖民地都开设有政府认可



的鸦片烟馆。这是西方殖民者留下的一份黑色遗产。

鸦片在人类历史的演进中，几千年里作为药物被崇拜而有限地发展，直到殖民者的坚船利炮打开东南亚国家的鸦片市场，也没有像今日这样，毒品如洪水泛滥祸害整个世界：冷战后的争斗放出的白色魔鬼——海洛因，正以惊人的速度加重世界沉痾。

在罪恶毒品的灾难里，人们难以逆想到当初从吗啡中提炼出新药海洛因时的欣喜，那是世界医学界的重大发现。1874年，英国研究人员G.R. 莱特将吗啡和醋酸酐在炉子上煎熬后首次合成了海洛因，德国人艾勃菲德·拜尔决定生产它，并起了最振奋人心的名字“海洛因”来推销，“拜尔要全世界都知道这种新止痛药，1898年，他用十几种语言掀起了一场全球性的宣传活动”④。

新药“Heroin”，意为“英雄的”，中国音译为“海洛因”。1998年正好是海洛因起名百年。

当初，“英雄的”海洛因于病痛的患者不啻为一道福音，始料不及的是为解决吗啡毒瘾而从吗啡里提炼出的新药海洛因，竟为极毒药品，上瘾之迅，戒瘾之难，前所未有，其副作用已超过医用价值。老子有句名言，叫做“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意思是祸为福之因，福极也就转而变祸，祸福相生，所以说来说去祸福难断。到底有没有选择？历史很无情，它告诉人：没有选择，历史没法选择，人性里的征服欲不可遏制。



“英雄的”药品经二十多年运用后，医学界首先尝到了它的危害，联合国开始对合法生产海洛因加以管制和削减，先后颁布了《1925年日内瓦公约》、《1931年限制公约》，海洛因只限制在医疗和科学的范围，世界合法生产海洛因的总产量从1926年的九千公斤锐减到1931年的一千公斤。

#### (四)

但魔鬼已钻出潘多拉盒子，以后适逢冷战，金三角成了它的王国，全球每一角落都充斥着它罪恶的身影。比如美国这个在世界首倡禁制海洛因和禁止海洛因进口的国家，已成为海洛因在世界市场中的最大消费地。究其历史原因，美国冷战策略与之直接关联，甚至促成了金三角海洛因贸易的繁荣。

首先是在金三角的插手。1950年，国民党第26军在云南南部元江战役失败，李弥部下的团长李国辉率千余人，副团长谭忠率八百余人分别逃入缅甸，这支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支部队进入缅、泰、老三国交界的金三角之初，重整军事，打出了“复兴部队”旗号，经济上，与当地马帮共同贩运鸦片进行鸦片贸易，后来得到台湾和美国的金钱武器援助。台湾为“光复大陆”，寄希望这支留在海峡此岸的“种子”部队，待有朝一日自云南反攻。美国试图利用这支部队封闭缅中边界，防止共产党中国向东南亚的红色渗透。李弥部队在金三角的兵力扩大到几乎接近缅甸新成立的国防军，他们两次打



败装备精良的缅甸军的围剿，使缅甸军不敢正视。之后，缅甸中军队联合对他们进行歼灭作战，加上台湾、美国在国际舆论中的不利形象，李弥部队分两次撤回台湾，最后留下了段希文将军的第5军和李文焕的第3军几千人，进入泰国北部，他们多为滇籍，与当地人通婚，不愿离乡背井。大势去，气数尽，这支最后残留内陆的部队没能看到“复兴”的一天，却成了一支金三角无敌的鸦片贸易队伍。他们的马帮去缅甸掸邦山区运出鸦片，再用船运至泰北，出售给泰国警察总监炮·西耶暖将军，泰国警方为他们提供贩毒的安全保障。20世纪60年代初，段希文和李文焕部队控制的金三角鸦片生产增产达百分之百，产量达三百至四百吨(二战前，金三角鸦片产量仅四十吨左右)，为世界鸦片贸易的三分之一，金三角已是东南亚迅速崛起的最繁荣的鸦片基地。

冷战后，被打乱的世界秩序处于重整的忙乱中，新的世界格局正在混乱中诞生，在老、泰、缅三国无暇顾及的金三角地带，假如换成另一种政治面目的人群落脚，也必须自食其力，金三角的情形会不会是另一种？结局能不能另一样？

李弥部队第二次撤回台湾后，滞留下的将士退出缅甸，入泰北向泰国政府投降，台湾方面不再对他们负有“义务”，停止资助。他们向泰北民众自卫队演变的十余年间，不得不依靠贩卖鸦片来谋生、维持军费。1967年段希文曾对记者这样讲过：“我们必须继续与罪恶的



共产主义抗争。要抗争就必须有军队，有军队就必须有枪，要买枪必须有钱。在这里的山区，惟一的来钱之道就是鸦片。”

国民党滞留部队最后撤退缅甸后，他们在金三角的势力日渐西山，曾经营过的地盘被当地强人匪盗、土司头目、毒贩马帮头各占一方，罂粟种植和鸦片贸易毫不逊色。在这样一面是毒品贸易走旺，一面又各自为政，群龙无首的乱世，一代大毒枭被催生了，这就是被美国《读者文摘》刊文称为“鸦片将军”的举世名人——罗兴汉。毒品界把20世纪60年代称为“罗兴汉时代”。

#### (五)

金三角毒品史上，“罗兴汉时代”无论与前面的国民党残部时期，或同后继的坤沙时代相比，时间长度上要短得多，但意义上却划时代。

在罗兴汉手上，结束了金三角古老传统的鸦片加工工艺，开始了提炼海洛因精制毒品的一个新时代。他巨大的海洛因加工厂里生产纯度为百分之四十的“三九牌”3号海洛因，他的集团超过前人，组成一张从罂粟种植、收购、加工、运输到把毒品贩运到世界各地的网络。

在此，有必要将“鸦片将军”上演的契机和落幕简附几句。1961年，李弥部队第二次撤回台湾后，缅甸掸邦高地上，包括缅甸共产党在内的反政府独立武装斗争之火熊熊燃烧，缅政府在各地组织地方自卫队十余支来



对付反政府武装，被抓捕入狱不久的罗兴汉被政府释放，让他指挥一支自卫队。几年后，罗兴汉有功被政府任命为果敢县人民主席，其武装从百余人扩充到一千五百人，有了美式武装。当然，罗兴汉的精力还是放在几年前入狱时的老本行——鸦片生产上，经营到70年代初已发展到了鼎盛，控制了金三角鸦片总量的三分之一。缅甸政府利用他充当地方打手，他顺势利用了政府。生意做大了，罗兴汉不得不同反政府武装结成利益新同盟，即对方保护他的毒品商队，他把一部分利润回报对方。政府被激怒，1973年出兵捣毁他的海洛因加工厂，并把越境后被泰方逮捕又引渡回来的罗兴汉判处死刑。罗兴汉本身是政治的产物，他的经济利益膨胀突破原有政治外壳后，又没有找到更大的政治庇护所，他的集团也就穷途末路了。

#### (六)

金三角海洛因在“罗兴汉时代”兴起，有着广大的背景。

在老挝，1967年发生的为争夺十六吨鸦片的“鸦片战争”很富戏剧性，老挝军队司令欧安·拉特贡坐收渔翁之利，最后不付任何代价使自己的海洛因加工厂唾手而得十六吨鸦片。1971年，老挝驻法国大使携带六十公斤“双狮地球”海洛因在巴黎被捕。国家政府军政要人卷入了利润肥厚的毒品交易，不仅老挝，南越政权最甚。



海洛因开初的最大市场是在南越战场的美国军队里，海洛因最初就是在这里流行开来的。我们现在的很多人对美军在南越与胡志明的游击队作战情景还记忆犹新，就是年轻一代从美国的电影和大量 VCD 上都知道那场战争，战争结局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句总结语：美国陷入越南不能自拔。“陷入”与“不能自拔”的不单是政府当局，还有数十万美军，他们从 1961 年的“特种战争”打到 1965 年的升级战——以美军为主体的局部战争，硝烟弥漫了热带丛林近十载，小小的越南依然征服不下，伤亡的惨痛，失败的迷茫，前景的无望，海洛因因而成了美军理想的伴侣，海洛因让他们忘忧，使早已厌战的军队士气更加低迷，从厌战而反战。

1969 年，金三角的海洛因加工厂成功实验生产了 4 号海洛因，“美国中央情报局 1971 年 6 月的一份报告认为，金三角地区之所以出现 3 号到 4 号海洛因的变化，是南越许多市场对海洛因需求急剧增加的结果。1971 年 4 月中旬，南越与美国两大市场对 4 号海洛因的需求增加，使每公斤海洛因的价格从上年 9 月份的一千二百四十美元猛涨到一千七百八十美元”<sup>⑤</sup>。4 号海洛因一出现，立即瘟疫般在驻越美军军营里传染开去，在西贡至隆平的美国陆军基地的公路旁，连十四岁的南越女孩都摆摊子出售海洛因。在美军营地干活的女佣和孤儿也向士兵兜售海洛因。1970 年春季后，一个无处不有的毒品市场使驻越美国兵要吸毒如抽“555”牌香烟一样方便。



“1970年9月，美国陆军医生检查了一个师三千一百零三个士兵身体，发现百分之十一点九的士兵来到南越后开始使用海洛因，百分之六点六的士兵定期使用海洛因。同年11月，据一位在湄公河三角洲服役的美国工程兵透露：驻地的百分之十四美国人是海洛因嗜毒者。1971年，据美国陆军一些医生估计，大约有百分之十至十五即二万五千至三万七千下级官员使用海洛因。

⑥”

驻越美军第四军区位于湄公河，该军区司令长官约翰·库施曼少将对自己军中的海洛因流行十分惊愕和愤怒，他努力要戒除军中毒品，却以失败告终。约翰少将意识到毒品泛滥的症结出在南越官方，因此多次书面抗议：如果南越不阻止贩卖海洛因，他个人将不再支持越南战争。

越战中，美军吸毒问题与其他问题相比引不起当时舆论界的关注，但是在海洛因之灾覆盖全球的今天来回首那段历史，它的后遗症之重越来越充分显示出来了。

在毒品丰厚利润回报的刺激下，约翰少将之类的抗议显得十分苍白，“按照保守估计，二万名美国人中的每位嗜毒者平均一天花十二美元买瓶海洛因，一年加起来可达八千万美元，相当于一个穷困潦倒、深受战争创伤的国家一年的全部收入。⑦”

南越的毒品交易掌握在三大集团手中：第一是南越空军，被世人称为专业贩毒组织，控制着把老挝海洛因



加工厂的毒品运往越南的空中运输；第二是警察、海关和港务局；第三是陆军、海军和国会下议院。人们把南越政治称为“海洛因政治”，把从吴庭艳到阮文绍的政权称为“海洛因王朝”。

还该提一笔的是1970年3月，南越入侵柬埔寨，空军首先把海洛因从老挝南部运往金边，海军随后上岸，不落他人之后，开辟了新的海洛因市场，1971年春，海军贩毒集团丑闻暴露。在南越飞机、大炮和战舰的火舌下，柬埔寨的土地被强行撒遍毒汁，不能幸免，海洛因又打开了一个国家的市场。

#### (七)

1973年罗兴汉在泰国被捕引渡回缅后，“罗兴汉时代”宣告结束，世界贩毒网络中出现了空白，当时的金三角贩毒集团中也出过几个野心勃勃的毒枭，例如在老挝陆军司令温·拉迪功将军与南越空军之间做海洛因生意的友兴恒，皆未成气候。

金三角群枭争霸中，坤沙脱颖而出，它标志着世界海洛因时代的到来，“坤沙”与毒品海洛因几乎成了同义词。

罗兴汉和坤沙都是缅甸掸邦人，为中国云南汉人后裔。年龄上，坤沙与罗兴汉同庚，进入毒品业后，罗兴汉是坤沙的前辈。后继者坤沙有罗兴汉前车之鉴，所建的国际贩毒网不仅是现代型的，还举起一面有声有色的政治旗帜，1996年12月14日向世界宣告成立“掸邦共

